

T5449/0160(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慎修堂集卷之十二

河汾亢思謙子益著

論

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

河南戊午程文

聖人之德天德也其修諸己也非有所為也其
民之化也亦非於我有所徇也機之相感而自
神者乎機者非他也誠也天下之理誠則無思
有思則非誠矣誠則無為有為則非誠矣誠也
者天之命也性之真也道之原也人見聖人會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天下之理于一心以為聖人思以易天下也而不知盡吾之所當為曷嘗有所期哉又見其民之遷善敏德不誠而中也以為其民之徇上所欲也而不知其悅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鼓之舞之而不自知耳一有不誠則致飾襲取上以之而要乎下也聲音笑貌下以之而徇其上也奚足以語自然之應哉聖人之德天德也聖人之心天心也淵微之化亦與天同運之而已矣吾嘗仰觀於天之道而有以知聖人之德矣今

夫確然上覆示人易矣人但見其秉陽而垂日星也成象而見變化也而不知其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於穆不已之命宰於冲漠之表而莫得其蘊也妙於陰陽之運而莫測其機也屈伸於往來之微而莫窺其朕也由是闔闢之為陰陽循其則也昭布之為日月順其常也推遷之為寒暑不爽其候也星辰經緯之各合其度也飛潛動植之各若其性也聲色象貌之不易其恒也其應乎天者一出於自然也夫其應之自然

者天運之自然者感之也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夫純者至一而不二粹者至美而不雜精則微妙難名而聲臭俱無矣非誠乎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誠斯立焉非誠之應乎聖人者法天者也天生人而篤於聖人聖人獨得天之秀而最靈者故其德之修諸已者無不求與天合焉洗心以退藏於密而無一私之累也齋戒以神明其德而無一念之忽也思慮雖未起而亦臨

亦保之念恒存焉耳目雖未交而勿視勿聽之念恒存焉事物雖未接而勿二勿三之念恒存焉故端嚴凝重主乎一而已矣微澄徹守乎靜而已矣明通靈瑩致乎虛而已矣夫主一以待天下之蹟則蹟雖日至而不眩也守靜以臨天下之動則動雖萬變而不惑也致虛以應天下之務則務雖沓至而不乖也夫聖人議道自已建極於民使徒於聲音形迹是修而弗於其幽深遠者是務則天下之民亦相率而馳於

外矣其何以化成天下哉故至敬昭融則本原培植心得既至則見外自章由是發之為七情則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施罔不中其節也敘之為五典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勅罔不若其倫也敷之為庶政則大而朝廷宗廟之儀細而食息起居之節莫不協於理也是豈聖人作意而為之哉至德積於中英華發於外聖人不自知其然也由是天下之人見聖人情之中其節也相率約其情而作好作惡者遠也見聖

人倫之敘也相率惇其典而反道敗德者遠也見聖人庶務之協于理也相率會其極歸其極而偏陂偏黨者遠也邇之而家一家之人無不應也遠之而國一國之人無不應也推極之於萬方萬方之人無不應也是非天下之求悅乎聖人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天下亦不自知也是何也人心有同然之理聖人既先得之而又以默成之亨不言之信率先于上焉故觸之而即感作之而即興不戒以亨也不疾而速也不

行而至也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哉易
之觀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又曰
下觀而化也咸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
順巽中正聖人之至德也固足以致下觀之化
矣然必感人心而後天下和平焉是可以知淵
微之德之應矣推而極之以至德而祀天則天
神可格以至德而事地則地祇可感所謂天不
愛道地不愛寶河出馬圖山出器車而諸福之
物可致之祥者畢至也以至德而曲成乎萬物

也則天時有生地利有養胎生者不殯卵生者
不殯而無一物不得其所者可致也何莫而非
自然之應哉向使涵養之未極其純充積之未
極其盛則一間未達難以語神形迹尚存難以
語化而其應亦朋從之思耳夫淵微之德一真
內融萬境俱徹求之而無方即之而無體恍忽
而莫可為象者也而自然之應則言乎遠不禦
也言乎邇靜而正也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焉是
之謂發微不可見克周不可窮聖道之所以為

神也然此豈聖人之絕德哉天下雷行物與無
妄誠敬之賦途人與聖人同也性以情動情以
物遷而昏昧放逸自喪其良者衆也豈惟夫人
賢者能存之矣然功未造於精純德未入於
妙此淵微之至所以獨歸於聖人歟知夫人之
所以失則知聖人之所以得矣然聖人亦豈能
外至誠以為之本哉雖然未至於聖者如之何
曰為已其始也知幾其要也謹獨其功也根之
以勉強行道之心馴習於日進有功之域則淵
微之德在我而自然之應日臻矣苟憚力行黽
勉之勞而求徑超頓悟之術卒流於猖狂自恣
之歸而去道遠矣善學者尚鑒茲哉

知此四者乃可為將

河南戊午武舉程文

制勝之道其始於識乎善用兵者必有高天下
之識而後可以應變於不窮矣夫行師之幾突
如其來至蹟而不可禦也至微而不可見也至
變而不可執也非燭於未然戒於先事雖庸行
末務鮮不仆矣矧勝敗存亡關焉可輕試哉古

之以名將稱者必通造化人事之故而探其隱
索其微其蓄也無得而測之其動也無得而膺
之如是則勝道得而敵莫我敗也存道得而敵
莫我亡也是謂天下之將矣吳子論將曰兵有
四機而欲為將者必知之夫機者械也狡巧之
門也胡為將者必以此為知哉吾嘗讀易而見
為將之道矣師之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
正可以王矣初六之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
師必出於正也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

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言
動必稽諸法也此三代仁義之師也未聞專事
於機也機之興也其衰世之意乎蓋仁義微而
機權尚機權尚而戰鬥繁吳子生於其時習於
其術故惓惓為武侯告焉噫要亦未可盡非也
夫鷲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所
以迴翔審視者預為擊搏之地也矧勁敵在前
偵間伺隙其心曷嘗一日我忘哉智昏者愚技
疎者困力弱者危是故機之不可以已也今夫

三軍之衆百萬之師所以戰必勝攻必取者氣
為之本耳故氣不可以不作也氣作則戰無不
克矣十夫守隘千夫莫過者以名山大塞為之
界耳故險不可以不據也險據則守無不堅矣
敵國相安君臣輯睦非我之利故間不可以不
行也間行則敵之心離矣器械不利卒不服習
是謂以將與敵矣故力不可以不齊也力齊則
我之備豫致人而不致於人矣蓋氣者其本也
地者其輔也以力者正也以事者奇也立乎本

而資乎輔守乎正而出以奇故策之而知得失
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由是以治待亂以守
待攻以重待輕以靜待躁以誘待來以嚴待懈
戰無強敵攻無堅陣不勞而功舉矣所謂必勝
之將有制之兵非耶世之論將者類於謀勇焉
先夫謀也勇也特將之一耳四機在我則變通
無迹智者莫能謀剛大不回勇者莫能犯而彼
且自失其所以為謀勇矣或曰自昔以將名官

非一日矣而其樹聲流動者亦比比也豈必盡
四者之知哉是不知將者所以保萬民之命而
伸一國之威者也使非有高世之識則利近而
不能趨害至而不能避輿尸蹙土以國予敵謂
之無將可也奚以名稱哉譬之奕焉以國手名
者必辨奇正疎數之機而後措持守攻擊之用
斯可以擅其技於國中譬之醫焉以神聖稱者
必能察標本虛實之候而後為鍼砭湯液之施
故能易生死於危篤舍是而冥然趨悍然試者

吾見其殆也已噫曲藝且然況繫天下之重者
乎嗟夫古昔聖王以仁義興師亦以仁義論將
有苗之征以禹牧野之師以望淮之征以虎
而功烈之盛後有作者莫尚焉蓋將以仁義為
師自無敵於天下矣固奚事於機哉雖然得將
非難任將為難遐觀往昔英賢之將何代無耶
迺籌畫抑於邪謀勳業隳於疑忌使豪俊之才
齎志終者何限也故任將之主必澄其心如水
鑑平其誠如權衡使真偽不能竄於察視大小

不能移其訂稱然後可以得人而不惑任之而不疑矣噫得賢將而任不疑又何功業之不立哉

聖德修而萬民化

陝西辛酉程文

聖王制天下之治也所以成至神之化者亦惟德之純乎天而已矣夫德本於天聖人者法乎天者也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而於穆不已為之樞故歲功成焉聖人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所以法乎天也而心德之純為之本故

神化致焉蓋心以運道道以經治故政皆出於自然而非有所強也民皆歸於自然而非有所徇也是之謂至神之化乎周子曰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聖人之於天道奚間然哉今夫天貞觀恒其道大始主其能氣一噓焉物莫不以生以長也氣一吸焉物莫不以斂以成也然誠通誠復其運自然天無心也氣至而榮氣返而息萬物亦無心也故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而要之於剛健中正純粹

精焉噫非天德之精則奚能使萬物之順哉聖
人者德與天合道與天一其視天下之萬民猶
天之於萬物固欲順而化之者也然九州萬國
異其制類聚羣分異其俗老幼強弱顛連無告
者又紛然異其品也聖人以一身為之大君乃
欲使之範圍焉而不過曲成焉而不遺斯亦若
未易然者故有嚴之以法制者矣然法可以禁
民而非所以動民聖人不屑也有詳之以命令
者矣然令可以動民而不足以化民聖人不為

也聖人所以化成於天下者舍德其何以哉夫
德者天之所以與我聖人與天下之人同焉者
也然不有以作之則民無所興不有以導之則
民無所從聖人知其然也是故修之六府以厚
其生陳之三物以正其德通之百工以利其用
備之五禮六樂以節其性和其情而凡導利之
布惠澤之頒賑貸之典與夫寬厚溫和之推皆
吾心之仁之修也五刑之用以禁其非九伐之
法以止其亂而凡紀綱之肅法禁之嚴分限之

辯與夫果斷裁制之施皆吾心之義之修也是
仁義也豈聖人之絕德哉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固合上下而一之者也聖人之德修于上矣則
被聖人之德者莫不曰聖人之所以導我者非
強我也吾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也吾
奚為而不自盡於已而必俟於聖人之惓惓耶
油然興豁然悟疊疊然遷善敏德而不自知者
又奚待督責而後從耶是故以飲以食生無不
厚也無偏無陂德無不正也質遷化居用無不

利也立禮成樂而其性其情無不節且和也凡
感於其仁者皆化矣五刑之用而民不犯於有
司也九伐之陳而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也凡感
於其義者皆化矣由是道德以一風俗以同老
有所終幼有所長顛連無告者有所養天下之
人熙熙然相率而歸於聖人之化而不自知也
雖聖人亦不自知也向使仁義之修而即規規
於下民之化是之謂私私者不足以言德也又
或以天下之治未致也而方修吾之仁義以圖

之是則勉然者之為耳豈至聖之事哉夫其修之已也曰盡已之性以盡人之性為之自我者當如是耳非出於勉也亦非出於私也斯天下歸其化也若或啟之若或翼之中心悅而誠服亦豈出於勉與私哉是知聖人之仁即天之陽也其義也即天之陰也然陰陽迭運者氣也而非於穆不已者為之樞鮮不忒矣仁義者聖人之用也而非本於聖心之純焉則亦豈能以化民哉故仁而非純則為嫗煦為姑息而視惻怛

慈愛之施者異也義而非純則為深刻為寡恩而視發強剛毅之施者異也是二者仁義之害異乎聖人之心者也聖人之心湛然純一瑩然虛明方其靜也仁義根於中無所於存而自不立也及其動也仁義見於事無所於理而自不亂也是之謂心之純也德之修也化之所以神也易之咸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夫咸言感也其顯

也觀言示也其微也天地之感天地何心哉人心之感聖人亦何心哉而萬物化生天下和平之應自至焉是可以見大順大化之神矣天地聖人寧有二道哉雖然天以陽生萬物矣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焉而其以陰成萬物也乃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地何哉蓋天以生物為心者也扶陽抑陰不使之過者懼其戕物之生也聖人法天以制治故體仁以長人而特以義濟之焉蓋聖人以生萬民為心者也仁可過而義不可過者懼其戕民之生也是之謂以天之心為心也不惟是也裁成輔相聖人且成天地之能矣故曰與天地參焉夫其始也法乎天其終也參乎天聖德之修又豈特萬民化之已哉未至是者如之何亦曰善事于心而已矣敬以直內修于靜也義以方外修于動也而又閑邪存誠者不替焉則聖修功極而動靜內外莫非仁義之充周大化之神豈難致哉故曰及其成功一也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

山西癸酉武舉程文

古之善將者必先立不可勝之道於已而後可以制勝於不窮矣夫兵之勝豈可必乎以其不可必故求不可勝於已焉彼至不一者敵之勢也而至一者已之道也強弱異形利害異計得失異致其在於敵者紛綸沓至若未易以悉窮君子惟修吾之道焉治之於未試戒之於未虞制密而無間機深而不可窺然後乘敵之勢而出吾之法以臨之謂勝敗之政不操之在我耶

蓋道者所以主乎法法者所以出乎道者也失道者本撥廢法者輔正灼彼已之形兼道法之用自昔謀臣賢將所以運奇決勝動而成功樹勳業於當時垂聲光於不朽者謂能外是哉孫武子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噫有味哉其言之乎夫兵之用也豈聖人之心哉寢兵息民與天下相安於無事者其心也顧時之所趨變亂生焉欲之所聚爭奪起焉胥戕胥賊以牯蒸民之生

以傷天地之和者仁人所不忍也於是乎禁暴
捄亂以戰止戰天討之大者行焉行天之討而
非有能之將其奚以固國而料人哉將孰有能
道法備而已矣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
可與之生而不畏危所謂不可勝者是也法者
窺敵而度形因形而度數審衆寡之料而通勝
敗之故所謂以待敵之可勝者是也昔聖人作
易仰觀俯察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矣而門
析之制取諸豫孤矢之制取諸睽衣袽之戒取

諸濟除戎之戒取諸萃亦云備矣而師之彖曰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初曰師出以律應也順也
律也非道之謂乎三曰左次五曰利執言非法
乎噫聖人經武之志何其憂世之遠而垂訓之
詳耶矧夫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欲以備進戰
退守之能而不求諸道與法焉譬猶伏雞之搏
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鬪心隨之死矣是故居則
閑習動則堅整進不可以犯退不可以追前却
有節左右應麾可合而不可離也可用而不可

疲也而又三官不謬也五教不亂也飲食之適不失也人馬之力不絕也使什伍如親屬卒伯如友朋也由是兩軍相望而出吾法以制焉形之而知死生之地度之而知衆寡之數策之而知動靜之機稱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隨其勢而應之因其便而乘之避其堅取其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開闔必亟入之兵之所加勢如犛弩節如發機如鷲鳥之擊無不摧毀也如激水之疾至於漂石

也其陳可壞也其將可取也是之謂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非總文武而兼剛柔者能致是哉然道也法也豈翼然分而為二者耶自修諸已也謂之道自制乎人也謂之法勢固相須而機不相悖合人已而一者也古之人有用之者於漢吾得趙充國焉於唐吾得高崇文焉西羌怨叛宣帝以為虞充國萬騎度河羌欲一鬪而不得然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遠斥堠愛士卒先計而後戰俟天時相地利守要害

開屯田撫罕开緩窮寇卒之諸羌破壞相誅斬
來降克國振旅而還焉崇文之屯長武城也練
卒五千常如寇至一膺征蜀之選卯拜詔而辰
啟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乃出斜谷趣梓州奪
萬勝之堆斷鹿頭之道致文悅良輔之降長驅
直指而劉闢成擒矣是二公者未戰則修道以
自固敵加則保法以勝人是宜全師保勝摧敵
安邊功烈若是乎其章著也後世有不設部伍
不擊刁斗就水草頓舍俾人人自便者道先失

矣如法何哉毋惑乎終無尺寸功也則修道保
法豈非千古之律令哉然李衛公之告太宗乃
曰道之說至精至微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
殺者是也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所謂得士者
昌器必堅利者是也視武子之說若殊途何耶
蓋為兵者非神解妙悟奚以契道之幾非順俗
安民奚以合道之用而非器與人之得焉則法
奚能以自行哉嗚呼明於衛公之說者斯能得
武子之旨矣

六

論曰自林結部知周林倫公之始未與伯祥
 吳劉是以命直之用而非謂與人之財而與
 遂也其春非特隨以部矣以與直之幾非部
 昌滿必望除衣與此財為千之幾若報與何
 好春與也哉之信或也封入除器所附掛士
 口直之結全靜之為故隨願即欲味味為不
 或直非千古之對今始始率謝以之去大
 夫安或可始始應平然無八十以也四對直

可已者興起而不可已則自日進於高明矣矧
夫朝廷者四方之極也朝廷治則天下正况立
于廷者乎昔堯之帝于唐也克明峻德矣九官
十二牧濟濟相讓矣故百僚師師而時雍之化
成焉夫惟其師師也德其有不進耶周文王之
為西伯也江漢汝墳之化遵矣而虞芮質厥成
入其界則田者讓畔民俗讓長二君悔悟迺閒
田讓焉夫斯須之感尚爾也則夫策名委質非
一朝一夕之感者其進德又何如耶夫朝之治

者君明而臣良禮修而樂備紀綱布而法紀張
者其所舉也必其人之善者也其所措也必
其人之不善者也居是朝者即其五禮之修而
日節吾性焉即其六樂之備而日和吾情焉即
其舉措之當而俾吾行之日歸于中焉不惟是
也觀其紀綱之肅而畏心生觀其法紀之明而
怠心息觀其上下之交修而夙夜匪懈之懷愈
勵焉噫德其有不進耶夫朝之治也固非為吾
進德之方而吾德之進也則實其自然之感也

蓋德者吾心之所同然者也而治朝之顯設何者而非先得吾心之所同然者乎惟其感之也以同然之理故其應之也有自然之神耳濡而目染心化而身安誠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在易之觀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益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是可以見感應之機進德之道矣夫人非上智鮮克自興取善相觀德業斯廣故孔子告子貢以事賢友仁稱子賤以魯多君子豈不知自勝之強而徒事資人之務哉蓋觀感之興易麗澤之益多也謂之曰日進豈誣哉使非治朝之值而昏亂之遭則橫政之加不義之浼將日惴惴焉于不免矣何進德之可云耶雖然此特自夫所居而言之耳若君子之自修其上達之功固治亂一者也寧以在外者為加損耶芝蘭生于幽谷不以值人而馨無人而止君子之進德詎可以異是耶必俟治朝而進德則其進也亦狹矣故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此又欲進德者

之所當知也

六經論

孟軻曰夫道一而已矣六經者載道之器也百慮而殊途同歸而一致者也一者何也曰心也經本於道道本於心心一故經無不一也蓋聖人在上則舉斯心以致治而經制行聖人在下則本諸心以垂訓而經制明經制行六經之所以立也經制明六經之所以傳也今夫易明天地動靜之機四氣五行之運故主於道陰陽書

記禪受放伐之宜慶賞刑威之度故曰道政事詩記山陵谿谷草木禽魚人土風俗故曰理性情春秋以辨分故定是非舉褒貶決猶豫別嫌疑禮以示履故極三千三百之詳樂以導和故辨五音六律之節噫六經之道則然矣今觀羲農堯舜文武禹湯所以立極繼天開物成務者又有外於是者耶故曰煥乎文章又曰郁郁乎文哉言經制行也周道既廢孔子為魯司寇思以興之也然諸侯壅之大夫害之孔子知時之

不用道之不行也乃退而修其詞以明夫道故
於詩書則刪之禮樂則定之易則贊之春秋則
修之六經之道遂若日星故曰教萬世無窮又
曰致治之法垂於萬世言道明也夫六經上明
天道之微中辨人事之紀下類萬物之情其文
數萬其旨數千其要則不外吾心而已易之陰
陽吾心之時也書之政事吾心之中也詩之性
情吾心之敬也春秋之名分吾心之別也禮之
度數樂之聲音又非吾心之序與和乎在上而
道行者行此心於治者也在下而道明者明此
心於教者也千聖一心六經一道隨時而名異
夫豈間然之有哉君子求六經於吾心則經之
道全矣吾心既得而行也明也一以貫之而六
經亦陳迹矣雖然行而在上者彰而易竭明而
在下者傳而不窮微孔子則二帝三王亦杳乎
莫辨矣矧六經乎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
也信夫

唐鑑論

昔范淳夫唐鑑成程伊川稱之曰三代以後無此議論而朱晦菴亦曰萬古開羣蒙夫史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定褒貶於往昔兩足以垂鑒戒於方來斯謂之鑑矣矧周漢以後語變故者莫盛於唐而唐書通鑑諸編其抑揚予奪之間是非之公殊謬夫天網之所以立人紀之所以修者以史法之公在也史法謬則綱紀乖而彝倫斁矣彝倫斁其能國耶此唐鑑之所以興也夫治莫先於正統續周紀於唐經統之所由紊

也故附周於唐統之下則僭竊之罪明分莫尊於君父而中宗廢放則天下嫌於無君故每歲之首必書曰帝在房州明天下猶心乎唐不與武氏之廢也而篡逆之賊戮重父子之倫則靈武之即位必譏肅宗之專嚴君臣之義則罪王魏之改節而不與其輔相之績喋血禁庭雖太宗必明其弒以太子者君之儲也周旋女主而梁公必係之唐以其委曲潛圖必非為乎周也凡若此者豈其騁辨給炫聰明以求自異於前

人哉蓋其析理之既精故筆削之必審予奪之
既當故懲勸之道明噫是書成而唐宗三百年
之斷案公萬世治天下之綱常定矣昔孔子傷
當時之亂也而春秋作焉惇典庸禮命德討罪
二百四十二年之是非以明致治之法垂於萬
世淳夫之學受於伊川伊川得孔氏之正脉者
故是非不謬於聖人而史道立焉苟淵源之小
異則取舍之必懸矣故子長以曠世之才史記
之作非不善也至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
序游俠則抑處士而進姦雄良由其本源之少
病故流弊至此極耳噫史豈易言者哉要必有
光明洞達之心濟之以純粹深潛之學而又有
穎敏超踔之才與識焉則大本既端而是非之
極已定三長兼至而幾微之辨不消噫史學其
庶幾矣

月令論

月令者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也漢儒刪合為
篇以著為治之大法焉蔡邕王肅謂作於周公

柳宗元譏其近於瞽史之語噫三子之言皆過矣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裁成輔相以左右民曷嘗不奉天道以時行兼陰陽而致用哉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春夏陽也秋冬陰也四時循其序而歲功乃成苟一時之或愆則天道乖其運矣君人者仁以效法乎陽義以效法乎陰兼體而不遺則萬化攸理苟一德之少偏則君道違其度矣在易之豫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

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噫順動之意大矣哉夫慘舒迭運各有典常仁義並施貴不踰矩故春有春之令春不可以治秋春治秋則饑夏有夏之令夏不可以治冬夏治冬則雹秋有秋之令秋不可以治春秋治春則華冬有冬之令冬不可以治夏冬治夏則洩陰陽之不可亂也如此粵稽聖智之君博雅之輔未始不於斯而致謹也故少昊以鳥司分帝嚳以重黎司天堯命羲和以授時舜協時日以敷政夏有小正之篇周

心竹堂集 卷三 三十一
有時訓之作若月令者固則數聖之大規而雜
記帝王之遺政者也今觀其仰觀霜露日星之
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驗天時授人事齊七政
審萬幾辨衣服之宜謹居處之節誠萬古欽若
奉時者之所不可廢也若夫官名時事之不合
於古命德討罪之必泥於時妖孽兵荒之必分
其應是則秦漢諸儒猥雜附會之失不可掩者
蔡邕王肅好而不知其惡也固失之誣宗元廼
併先王之良法美意而棄之誠因噎廢食之見

也夫人事天時同條共貫變通闢闢道在趨時
聖人所以治身理國率用是也寧有執而不化
之政哉譬之良醫之製方浮沉升降固順夫四
氣之和若夫寒暑之所傷虛實之所受病與時
違者則又將因病以為藥豈曰執古方而不變
以致人於不可藥哉噫月令之篇固在也後有
作者誠能用其是而正其訛師其意而不泥其
迹神而化之與民宜之先王之政庶其有興乎
庶其有興乎

典樂教胥子論

昔舜命夔曰汝典樂教胥子夫天下之廣民生之衆逸居無教則禽獸焉近矣何以獨於胥子云教也蓋胥子者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也責之也大則教之不可以不專期之也遠則養之不可以不預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非無教也教胥子者其本也然教而必以樂何哉蓋天下之治本於道道本於心心之所統者性情也性情未協於中和治之教由之矣故聖人之教必以

理性情為要焉噫欲理性情舍樂其奚以哉昔者聖人之作樂也以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故制雅頌之音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攝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是聖人立樂之方也故能與天地同和移風易俗莫踰焉教胥子而恒以是則聲音有以養其耳采色有

以養其目歌詠有以養其性情舞蹈有以養其
血脉查滓消融邪穢蕩滌潛移默化涵泳優游
而忽不自知其入於中和之域矣性情既協於
中和由是而措之於用也為已則順而得為人
則愛而公為天下國家將無所處而得其當
矣使不於性情是先而徒於標末焉事則為力
雖勞而其効殆未可期也故曰正其心萬事理
又曰善教者師逸而功倍後世齊樂以壞而中
和之教不聞節目雖詳而身心性情學不講

意治之所以不古若也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
焉萬物育焉明乎此則典樂之教盡在是矣

乾坤用九六論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發天地之奧者也是
故其始也仰觀俯察窮天地之神近取遠求極
參兩之妙由是陰陽變化得其理焉七八九六
定其數焉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七八者少
陰少陽之數也是四數之於陰陽均也乾坤何

以獨用九六耶蓋陰陽之純者為老其雜而不純者少也少陽進而未極乎盈少陰退而未極乎虛未極者弗變也夫惟極而老焉則剛柔之相推陰陽之相禪變始生矣夫易者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以上筮者尚其變乾坤之用九六聖人之意不在是乎愚嘗觀諸天地之運物理之恒未有不須於變者是故晝窮則夜繼夜窮則晝生晝夜相禪而歲成焉寒窮則暑至暑極則寒來寒暑相推而物生焉夫窮則變變則

通盈天地之間者無不然也氣運且然而況於易乎故陽窮於九則化而陰矣陰窮於六則變而陽矣變通之妙既著推行之利自神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而易之能事畢矣使九六之用不明則圓神之機窒卦爻之用乖而易之道或幾乎息矣此九六之用於乾坤所以不能外與夫乾坤者易之緼也乾坤之義明六十四卦亦居可知矣噫語易而不知變此王何輩之所以畔乎易也

慎修堂集卷之十二

河汾亢思謙子益著

慎修堂集卷之十三

策

河南鄉試程文

戊午科
第卅問

問將者三軍之司命社稷重輕繫焉故兵

不擇將將不知兵自昔危之而長子帥

師方叔壯猷聖賢每言之不置者非謂

擇之宜審乎然周以六卿將六軍師旅

卒兩之帥皆大夫士也又若無所擇焉

後世有來自疎微而立羣臣之上迨自
亡命而登大將之壇出自繫囚而謀晉
陽之策又有將中軍而以子薦守上黨
而以讎稱抗秦師而以姪舉者然皆成
不世之功何也其為將有軍功爵賞皆
決於外者有士卒自便幕府省文書者
又有州錢悉給仍免商稅者於師律
國紀無踰乎古當時不議其非母亦將
將宜然也方今 聖明御宇疆域又安

然塞

竊窺

未靖將才之簡上軫



聖懷當事之臣亦既竭耳目以求之矣
而建殊勳以稱 上意者未聞也得必
勝之才樹非常之績諸生獨無安攘之
思乎曷攄壯懷母曰非講習所及也
將也者國之衛也識也者擇將之基也度
也者任將之地也公也者勵將之典也何
謂識立之而不問其方拔之而不惑于衆
是也何謂度誠信而不使之疑含弘而不

使之忌是也何謂公賞不至於遐遺罰不
至於潰逸是也夫人才之伏無盡而將之
才又非可以繩墨矩度言者是非有高世
之識曷能拔之於庸衆之中哉拔之矣必
假之以機宜使進止得以敷其猷任之矣
又必稽之於衆論使誅賞有以適其節則
恩施而莫不忘其生威震而莫不忘其死
蓋無不可用之將無不可成之功矣若夫
奮軀以建績先國家之急而忘其私此則

為將者之所當自懷又奚俟上之毆之哉
嘗稽孫武子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
之主也太史公曰且欲興聖統惟在擇任
將相司馬法曰輔周則國強輔隙則國弱
蓋甚言將之當擇耳夫悉國家之力兵甲
之衆寄之於一夫之手決機於兩陣之間
國之安危衆之存歿胥於此焉繫欲無慎
得乎故三代盛王雖隆仁義禮樂以化天
下之俗而常求天下之奇才以待不測之

患以銷伏其悖戾好爭之心而其法則寓於六遂之間蓋戡定禍亂之謨即孝友睦姻者之所習卒乘車徒之制皆公卿大夫之素所講求也是其寵綏拔擢儲之於閒暇之時授鉞臨戎任之於有事之日法備而古微卓乎不可尚矣自時厥後古制不存戰伐日尋而將帥之名始紛紛於天下然簡擇之審亦有可言者焉自其君之拔擢者言之樂毅假節自魏迹何疎也而燕

昭與圖國政卒成破齊之功韓信返自追亡名未著也漢高以為大將遂奏滅楚之績李靖出自囚繫身何辱也太宗與謀大計竟開唐室之基是非識之精者能然乎自其臣之薦進者言之晉侯擇尉中軍祁奚以子午對君子與其能趙簡子擇守上黨而狐解以伯柳稱當世稱其美符堅入寇江左危矣謝安舉兄子安拒之淝水之捷符氏傾焉是非心之公者能然乎又嘗

稽古之為將者矣李牧備邊軍功爵賞皆
決於外李廣為將人人自便幕府省文書
李漢超守關南屬州錢悉以資軍猶規免
商筭夫迹之以行師之道則三子為否臧
律之以治吏之規則三子為干紀然當時
以聞外寄之也悉無所問焉故牧竟大破
諸  廣能使  不犯而漢超則漢遼讐
服不敢窺焉是三子皆能建非常之烈酬
不制之知而三君乃皆錄其功而不計其

過誠所謂將將之道宜然也洪惟我

皇上神武布昭

 威遐暢往以小醜匪茹赫

然討罪敷求將帥 拔擢側微有出自幽

囚而建節有起自休廢而秉麾者擡伐用

張海宇寧謐視格苗薄伐之師已超軼之

漢宋諸君無復論矣而執事尤欲求必勝

之將何哉毋亦天下雖安必當擇將意耶

自昔擇將之道求之也貴廣任之也貴專

賞罰之也貴審以速而已矣夫侗儻非常

之士豈可以一端求哉推舉必於世官則
自奮之途沮矣任用必於條格則逸駕之
俊遺矣綺紕世胄充位握符孰若廣簡技
能遴選奇傑之為得耶跡地不羈者多負
俗之累細廉曲謹者乏濟世之規矧介胄
之士取其能斬將搃旗已矣能橫行朔漠
已矣使詐使貪使智使過期以集吾之事
已矣何必追其既往耶故曰求之宜廣也
將貴專謀兵在畏將軍機牽制則失筭戎

帥摧沮則不威古者選將而任之授之以
鉞俾專斷也分之以閫俾樹威也其於委
任之體豈不博大哉乃或制於大吏而號
令莫可施束於繁文而勇畧莫可奮是雖
韓白有作奚由自見哉又或以指麾順肯
為良以奔走服勞為敬木強稍見疵類旋
加矣夫委之以身先士卒之寄而奪其服
衆之威責之以肝腦塗地之忠而復拘之
以跼蹐轅下之態不亦難哉故曰任之宜

專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以一將臨之而
能使之帖然順靡然聽者以賞罰之典在
也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為善之利也罰
不旋踵欲人知討罪之嚴也其或賞以遠
遺則為善者懼矣罰以倖避則為惡者興
矣又或奏報之間淹延時日推勘之久蔓
引枝連慢令稽誅亦非所以勵衆也故曰
賞罰之宜審而速也雖然擇將之道則然
矣而將可無所自擇乎本之以忠貞出之

以果敢是非有見於外利害無怵於中雖
惡而無怒也雖喜而無悅也予之而不驚
也奪之而不怨也威之而不屈也其自治
如此故行通於神明而可為天下之將矣
然非知道之君子其孰能之哉方今

聖天子悠久成物壽考作人行將有若人者出
以副側席之求矣草茅之見執事奚辱
聽焉

河南武舉程文 戊午科

問談兵必則古法其來尚矣諸生固誦法
而求以自見者也試舉微言遠旨未易
晰然者究其萬一可乎夫兩軍相角拊
背搯吭懼莫得其要領也法曰出其所
不趨趨其所不意攻其所不守守其所
不攻胡畏敵避堅乘瑕就易左計而不
圖成若是耶或謂周亞夫之出武關李
愬之入淮蔡曹操之襲烏巢李光弼之
守河陽咸樹駿功者用是道耳向使敵

人異其所期則當時何以為計耶四公
制勝之蹟皆在是邦而數言者兵家虛
實之微權也諸生必能指畫其山谷探
索其幽深矣悉意陳文欲占出將之畧
也

至微者法之理也至變者敵之機也自昔
以善戰名者豈比迹以求合於法哉審慮
以制勝而自有以得手法之微亦豈不量
敵而遠進哉度物以出奇而自有以制乎

敵之變夫攻守異勢進退異形變之在敵者要難以一途執也然虛實相因隱見互發莫不有可乘之機焉古人惟于其機圖之故能因變以制敵而吾之變莫可窺也投機以收功而吾之機莫可測也是謂以正而出奇是謂避實而擊虛將法自我行亦自我立矣是豈易言者哉愚嘗讀孫吳司馬諸書竊究心於古人料敵之合乎法者私淑而未能也明問所及願舉其一二

復焉竊聞之談兵者之必稽古法猶學道者之必宗六經也夫提鼓援枹決機兩陣存亡係乎呼吸勝敗變於須臾使不得其法以為宗非絕江河而忘維楫耶蓋敵之來也無常形而其虛實之機自不可揜吾之應敵也無定迹而奇正之變則當先明故曰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又曰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噫審乎此者斯可與言法矣夫出

趨攻守戰之形也出其所趨趨其所意攻其所守守其所攻此謂以正出以形見者也擊人之實於己奚利焉法有曰出其所不趨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也趨其所不意者先人以奪人也攻其所不守者敵不知其所守也守其所不攻者敵不知其所攻也是則眩惑其心志駭異其聽聞使敵奔走應接之不遑而吾擊虛出奇之用無自而知焉是之謂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

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也豈失其要領之圖哉試舉戰國以來合而勝者言之七國之變圍梁急矣伏兵殺澠塞出關之救也亞夫走藍田出武關據滎陽以擾淮泗非出其所不趨乎淮西逆命兵力困矣大風夜雪蔡人無備之時也李愬用降人率突將安行而入其城非趨其所不意乎袁紹攻曹操於官渡兵疲食盡者操也烏巢之襲紹反不支蓋輜重在途軍無

嚴備故耳史思明破汴州而趨關中帥兵
迎敵者李光弼也河陽入守賊竟敗歸蓋
重兵在後敵有畏心故耳是四子者迎機
發慮固非緣法以為行而運用適宜自於
法而有合若曰法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耳
執事又虞當時應之者弗如其所期則何
以為計愚以膺對壘之寄者固習為祖伏
之謀而負絕人之識者要能得情狀之蘊
彼將奇兵襲關內據武庫食敖倉田祿伯

桓將軍之策非不奇也稱反之兵難以屬
人吳楚之心亞夫已先識之矣敗朗山容
間謀信降將入堅城監軍諸將之慮慙非
不知也境土日蹙衆庶心離元濟孤危愬
已蚤見之矣矜愾自高紹之短也操於荀
攸之降得其情矣故以輕騎燔積聚而以
重兵守營壘計畫既周紹欲無亡得乎乘
勝西攻思明之銳也弼於韋陟之謀思之
審矣故連澤潞以圖進取徙洛民以奪

心部署既當敵雖欲犯能乎是四子也度量彼已固已先事而預防奮往力為亦豈僥倖而嘗試蓋誠有得於法之淵微者矣雖然敵之來也紛紛紜紜而莫可執也渾渾沌沌而莫可形也君子亦惟早識而亟圖之已矣使為於前而復疑於後趨其東而且虞其西梟視狼顧首鼠兩端往來憧憧情見力屈未有不為敵所乘者矣是故君子之為人將也必先有忠義之氣而後

能忘私已之圖必先有卓越之識而後能觀昭曠之道必先有光大之度而後能馳域外之人必先有果毅之斷而後能越拘攣之語故行不出於法而亦不泥於法也力不困於敵而亦不輕乎敵也四子所以樹功不忘萬世稱武者非用是道哉然就四者而論之氣又其本焉人惟氣之餒也故果斷奪於遲疑智慮昏於功利往往以善戰之雄失可乘之會者多也誠能善養

無害而忠義之氣常伸則可以格神明可
以貫金石由乎法固勝也外乎法亦勝也
勛業所積將塞于天地之間矣然此豈愚
所能及哉志竊在焉惟執事進而教之

陝西鄉試程文

辛酉科
第三問

問建學作士備于成周蓋取四代之制脩
而兼用之也然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
民賓興之矣胡考校大比屬之州正鄉
大夫辨論官材告王乃司馬耶四代之

學達於天下矣胡小學大學或內或外
之異其制辟雍成均瞽宗泮宮之異其
名耶或者又謂周官三百六十而建學
無制庶人在官莫不有祿而養士無廩
義何居耶后世有立內政之法嚴不舉
之罰其於周制有合否耶 昭代養士
於黌校而董督以憲臣賓興於秩宗而
論官於銓部視周制不異矣邇來章縫
濟濟充溢學宮持鑑校文輒有留良之

慎修堂集 卷三 十三
惜而公車推轂每徇徇然以乏人為憂
將所求非所養所養非所求耶抑豪傑
不待養而興異才不炫奇自見耶伊欲
振作士之功收得賢之效其道何由爾
矣士各攄所懷主司將因是以釋乏人
之疑也

欲興作士之化者敦其本而已矣欲收得
士之功者考其行而已矣夫本者化之自
也敦本以立教則士習謹而不悅于紛華

波蕩之馳行者士之實也考行以舉賢則
甄拔精而不眩于捷給浮誇之飾弗是之
圖則狗末而忘本學校之典為飾觀狗名
而失真公車之薦寡成績矣蓋修實行之
教者所以敦本也黜虛誕之習者所以考
行也是在司事者亟圖之耳且夫古昔之
所謂教者豈能增人以智益人以藝哉敦
本尚行能使人以不若人為恥不成才為
病日孜孜然而不可已也古稱教法之備

者莫過於成周內即近郊並建四學虞庠
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其西當代之
學南面中處焉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
其制曰泮宮而又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
焉兼四代之學而建之天下無不被其教
之人矣然辟雍者言其象也成均者節其
德也瞽宗者祀其人也泮宮者半其制也
而其所以為教士之地則一而已矣司徒
以鄉三物教萬民也有智仁聖義中和之

德焉有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焉有禮樂射
御書數之藝焉閭師少師教之於塾察其
性質近道才行合理者鄉老春秋會而書
之三歲大比州正鄉大夫審其性之不悖
於道也行之不反於理也質其書之先後
無變也乃入其書於司徒司徒論其秀者
升之於學大樂正論其秀者以告王而升
諸司馬司馬辨論官材以復于王論定然
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司徒司馬其職則

分而以德詔爵其事則聯焉諸侯之舉士于天子也由內以升于外以達于京師故小學在內大學在外天子之選士也由外以升內以達于朝故小學居外大學居內焉而其所以為舉士之典則一而已矣立之學矣而不為之制者蓋振民育德化之首也寧事品節之拘哉然務本責實之詳固已散見於司徒樂正之所職矣豈應文是具耶羣之士矣而不制之廩者蓋修身

向道士之事也寧為廩粟之謀哉然田有制而學有時則固得以自食其力矣豈貧乏是憂耶夫教之也豫故士有卓行官之也審故用無枉才此周室人才之所以不可及也後世若齊桓內政之法而詳於不用上令之科則教非觀美漢高求賢之詔而嚴於有而弗言之罰則舉無私昵其亦庶幾乎先王之意哉自時厥後學校之設或日盛也而教法之修未聞明揚之令或

日頌也而得賢之績罕著無惑乎治效之不遠古前矣洪惟我國家作士之制斟酌百王學校之設林立海宇簡師儒以教之崇餼廩以優之除更繇以逸之時考校以稽之而卧碑之設勅諭之頌皇上敬一之箴久道之化聖謨大訓炳若日星宏綱要目本末備舉而又專之以司憲之臣俾提撕警覺於不窮焉三歲郡國上其賢者於秩宗秩宗上其賢者於

天子而後因材任事之典行焉教之盡其道舉之慎其方而且禮遇之隆其制誠于周為烈也士生斯世豈非幸哉二百年来感際遇而自濯磨以奮庸熙載者未易舉述矣章縫濟濟充溢學宮揆翰吐詞雲蒸泉湧留良之惜解額之請屢屢聞焉然頃以裔小警聿求才傑以禦侮折衝俾之適當事者每以乏人憂應求間出而能副其稱者亦罕也議者至謂今所求者膚敏非常

之士學校之教特守師說攻文詞耳非常
之士豈在是耶噫是曷知 國家設學教
士之本旨哉夫學校之教有體有用有文
五典五常百世而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
六藝探討以究其微者其文也舉而措之
惟時所適而無不著勳垂聲者其用也

敷言之訓昭揭膠庠使師以是教弟子以是
學則奚以乏才憂耶顧司事者之不盡然
也先末技而後本根采聲華而忽實行厭

靜約而樂浮誇市恩私而締黨與甚或惟
賢是進而不肖之絀不聞也惟善是賞而
不帥教之罰不聞也噫是安望士習之端
哉舉才者泥衆口之同而罕獨知之異慕
虛名之盛而忘素履之求且浮誕之言行
多不掩詭異之行衆必不親勇往獨前功
必不立蓋古之稱賢能者皆不求聞達之
士而世之急於自售者類僂巧躁競之雄
也噫是安望舉士之得哉夫民有恒性導

之可興况士又民之秀者特教之未至耳
要必遵 敷言之訓嚴考德之規正心術
以植其本修行履以培其基明經術以導
其趨窮物理以廣其用而縱肆不羈之輩
必黜焉謂士習有不正焉者否也天生人
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特舉之有未至耳
要必廣詢求之路略資格之拘先大節而
後小才考志操而黜虛譽獎恬退而抑奔
求舉忠信而戒浮誕而非才謬舉之罰必

行焉謂取士有不得焉者否也雖然士者
國之幹民之表也上之人優異之以需其
用者也是豈可不圖所以自異而用之適
耶夫泮水之詩周人所以興學也而先儒
謂設教之道備焉蓋敦德明德廣心固猶
學之本也威儀孝弟之修師旅獄訟之習
車馬器械之精學之事也烈祖格其誠多
士化其德至於遠 服其道則學之功也
噫是非在泮者之所有事耶士而能此則

周旋於黌校者皆有決拾之能而羣居相與講明者俱足以當受成獻馘之任乏才之憂可釋而國家建學造士之盛典庶幾乎不負矣愚未之逮也而竊有志焉執事其與進之

陝西鄉試程文

辛酉科第五問

問關中披山帶渭夙稱天府其民厚重質直導之易興自昔然矣漢唐定都寔資地利兵制民力往牒可稽我國家建

省西極河湟南連楚蜀幅員之廣獨冠寰中於是三鎮外維以遏八郡內布以奠烝黎富強之烈于漢唐有光矣邇者邊塵多警士伍日虛列障乘墉悉資內卒入衛銳士僅僅取盈議者欲召募以充之而餽餉之資調發之略當事者率難其舉災變荐值閭井蕭疎恒賦積逋動踰數萬州邑長吏被按削階議者欲趣辦以盈之而轉徙未還瘡痍未

起司民者或投効而徑歸茲二者域中之大務諸士耳目所習聞也必有概于中矣茲欲精銳足於邊關庶民安於田里則何施而可幸毋曰非肄業及之也善採弊者必求其源源塞而後弊可止也善興治者必審其要要舉而後治可圖也夫弊之生豈一朝夕之故哉其始也若涓微而無所害其積也則潰決而莫可支不求其源焉補塞徒勤泛濫未已矣治之興

也效可旬旦責哉必先操其要領而後及其緒餘舍要而圖則節目雖繁而於事罔濟矣噫審乎此斯可與議秦中之兵賦矣執事以是策諸生蓋求疆域之訐謨濟時之上策甚盛心也愚雖固陋亦抱區區之私久矣請遂言之可乎雍州之地土厚水深漢唐建都皆以四塞為固者在漢雍之郡十有六縣二百三十有一戶至一百十萬餘初置南北軍于京師材官于郡國

武帝增期門羽林屬南軍八校屬北軍又
發謫吏謫民七科開河西發三輔免刑惡
少屯遼東發官徒弛刑戍金城其制之為
兵者殆居民之半也唐則為府者一為州
四十有三為縣一百七十有三為戶九十
萬餘高祖初舉關中之衆為十二軍太宗
更之為府兵總曰折衝府而在關內者當
天下之半嗣是又有千騎萬騎之立射生
供奉左右神策之名逮李郭成功則寔藉

朔方兵力矣謂二代國勢之強非於地力
有資哉我 國家盡二代故疆創建藩省
而南益漢中東連商洛又兼前代所未備
者有之矣是宜兵力民財超二代而軼之
也然頃歲 匪茹徂伺塞下每一竊入
諸將輒閉壁坐觀一矢莫敢發詰之則曰
兵寡不敵也八衛之士每懼不盈列障乘
墉悉資內地之力焉議者屢欲召募以充
之而鎧甲之所資芻糧之所給慮其費之

無從也竟莫克舉焉夫兵不可寡也寡而精焉非寡也兵貴多也多而不精焉用彼哉矧募兵之費誠未易言耶愚以足兵之道其要有四而召募不與焉一曰簡將帥夫將帥者三軍之司命故李廣為北平而畏避光弼代節度而壁壘改觀將不知兵是謂弃之矣今自守備而上有一障之寄者皆帥也果皆得人否耶要在察其志向試其韜鈴以試其才其才技必其忠信才勇

之素孚也然後俾焉又必假之以權以立其威隆之以禮以作其氣勿為裁抑之制使得自見其所長焉則將帥得人衆心自附兵勢自強矣二曰禁掊剋夫邊關士伍窮困類多晝則荷戈而馳夜則倚烽而覘所賴以為養者芻餉之給而已迺為之長者扼其吭而奪之使之日喘喘然治生救死之不贍如之何其不怨且逃也故必慎芻餉之給嚴掊剋之科而凡頭會箕歛以

病乎兵者利雖至微亦顯戮不宥焉則兵
困少蘇兵力其漸振矣三曰省徵調夫各
邊戍守本屬主兵今警報方聞即求援助
愚以為客兵之徵非計也徵人者苦於犒
給之不克號令之不一緩急之力難資徵
於人者則苦於地利之不習心志之不孚
主客之嫌易起故徵調徒繁功效未見矧
道途煩擾所在不支行役頻年士馬損失
耶請自今省之俾自為守可乎四曰聯土

著夫窮邊之地千里蕭條與豺狼為鄰伍
以戰鬪為嬉遊自非生於其地者罕能寧
其居也矧塞下之民勇悍純實出於天性
愚以為莫若於沿邊要地聯其土著家自
為兵有警則藉之以驅除而給以客兵之
食凡奪敵所有悉以給之而不計也無事
則還之於閭井而不必隸名於軍中凡幕
府之役毋或及之而不渝也夫親戚資產
既其所繫念而比閭族黨自可以同心較

之徵調費省而功倍矣請自今聯之以自
為固可乎噫四者行而兵猶不振者否矣
自夫地變頻仍民物彫落州邑之籍損其
四五者有矣遺黎喘息百役叢焉所司以
催督之莫從也投劾徑歸者有矣詰之則
曰民玩不可為也然惟正之供勢不可已
議者至欲趣辦以盈之顧轉徙未歸瘡痍
未起趣之將奚濟耶夫緩徵需者損賦急
催科者損民賦不可損矣民損國將奚賴

耶愚以足賦之道亦有四而趣辦不與焉
一曰重守令夫守令者治之本於民有父
母之道焉苟徒求之於簿書奔走之間抑
末矣要必慎其選而重其權弗侵其守弗
奪其志修考言詢事之道嚴循名責實之
政俾之務根本去枝葉導耕植恤孤窮敦
四民之業崇五土之利焉則廢功以興民
財其可阜乎二曰戒貪殘夫民之困憊由
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今全陝之吏

懷刑奉法固比比矣遐區僻壤謂無以狐
兔視其民罟獲肆張惟恐其觸陷之不速
者乎謂民無以寇戎視其吏潛形匿影日
慮其戈矛之我侵者乎禮義消正貪饕成
俗及其賕敗僅從放免而已彼固奚憚哉
要必勅法致刑毋從輕典俾衆以為警焉
民患其少息乎三曰省徵求夫軍國之需
租庸之賦民之所當輸者也雖催督之嚴
彼亦曰是非以厲我矣然法外之繇非道

之費其所以攘奪乎民者不知其幾也噫
公府之一金田野之十金也公府須吏之
適田野終歲之勞也曷若嚴為之禁曲為
之防省匪正之供俾得克惟正之賦不亦
善耶四曰恤流移夫人情懷土寧樂去其
鄉其所以鳥驚獸突投止匪寧者豈得已
哉迨其困頓未歸徬徨未定而戶黨之逋
積久之稅邑胥里正持籍盈門悉於彼乎
索之矣是驅之以竄堅之以流移也曷若

不追其既往賑恤其方來拊循安集俾有
寧居焉安集既久則常賦自充不亦善耶
噫四者行而賦有不充者否矣夫貪殘括
剋弊之源也將帥守令治之要也徵調需
求之省土著流移之恤皆其節目之不可
緩者是故言之若迂也而其事則甚切談
之若易也而行之恐或艱舉其要塞其源
是在司事者之力行何如耳蓋議兵於邊
也猶之捄焚拯溺然披髮纓冠則可紓徐

畏避則謬矣議賦於內也猶之扶顛持危
然緩步周旋則可直前自遂則蹶矣崇久
大之規黜彌文之飾是非幾時之傑所當
有事者耶雖然建輝光之業者必屬篤實
之懷奮卓絕之猷者不為苟簡之政誠由
前之道而持之以務實之心上以是求下
以是應則足兵足賦特一興舉之間耳葑
菲之言奚辱采焉

從祀策

問千聖道統之傳惟孔子為盛萬年王祀之報亦惟孔子為隆祠祀褒崇日新罔替堂廡列享盡一時及門傳道之英亦嘗論其世而酌其宜否耶後賢從祀肇自何時由漢以及勝國代有其人矣然議者尚有遺論誠然乎我國家二百年餘儒真繼作而庭祀之典寥寥未聞自成弘以來建白之臣必以文清薛瑄氏為稱首章凡幾上矣竟未見諸行何

也我世宗肅皇帝嘗下言官疏集儒臣俾各為議上時謂必當祀者什九也

可指而言歟然其舉復寢又何耶恭惟我

皇上臨御之初臣僚復以為請然主議者未能決諸士去薛氏之世未遠近其居又甚也謂不知其人可乎盍考其心身自得之真立身行己之大者合于祀法與否而盡言之有司將執以決天下之疑也

聖賢之學致乎道而已矣致乎道是故德成而功顯祠祀之舉亦稽諸道而已矣稽諸道斯可以崇德而報功夫道原於天待人而弘者也體諸心身之謂德措諸事業之謂功祀也者以其德與功也故有功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矣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矣然則有功德於先聖道者顧可以不祀于先聖之庭乎執事發策下詢而欲決文清薛氏從祀之典甚盛心也

愚生竊伏衡茅屢聞盈庭之議徒貽築室之譏有概於中久矣請盡言之可乎夫禮以祀為大而孔廟之祀尤禮之大者也自漢高過魯肇祀太牢平帝初元褒成追謚安帝則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晉武帝則詔太學及魯國備牲以祀於四時焉唐太宗始以左丘明卜子夏二十二經師侑享廟庭而揚雄韓愈周程張朱呂馬諸賢則從祀於宋也許衡董仲舒肇祀於

元而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吳澄楊時陸九淵則昭代祀之也議者謂伯玉林放非及門之士馬融戴聖多可指之疵至欲黜之焉夫有舉莫廢古之遺也矧皆有功於經籍乎又以孫復胡瑗著作人之績羅從彥李侗啓正脈之傳胥欲增之焉夫復瑗姑未論也仲素愿中承伊洛而啓紫陽似不可已矣我國家祖宗列聖君師建極道德帥人二百年餘玩心理性抗

志聖賢者濟濟然盛矣而侑食廟廡者尚未有其人誠闕典也近世楊廉考心身之實得遡師友之淵源乃於皇朝名臣言行錄中摘其既錄者四人廣其未備者十有一人各加論讚合而名之曰理學而以文清薛氏為首冠累朝諸臣若給事中張九功解一貫都御史姚鏌參政許讚知府陳銓監丞李紳等皆以薛氏從祀為請章蓋數十上矣而議者謂其罕所著述僅令

祀于河津迨我世宗肅皇帝時臺臣屢以為言詔禮官集儒臣各具疏上聞時尚書霍韜張邦奇張治等二十餘人或曰篤實足以砥偽中正足以律偏純粹足以訂雜或曰本朝以理學為宗者實自瑄始考其出處進退言論風旨不合於聖人之道鮮矣或曰純行可以正偏駁篤行可以破澆漓廉介可以勵貪鄙恬退可以黜奔競惇大可以裕淺俗或曰以身衛聖道

非徒托諸空言或曰言行篤實似許衡出處峻潔過楊時或曰從祀孔廟當論其學術之純駁不當論其著述之有無國家真儒宜以瑄為第一或曰瑄獨反躬實踐遡尋正脈使學者曉然知所趨向其功不在著述下進瑄而祀之庶幾繼往開來或曰舉瑄而祀之俾經生學子在於敦行而不在乎多言務於實勝而不貴乎虛譚則吾道幸甚言雖人人殊而以為必可祀者

則一也臺諫若丁湛饒天民等復力襄其
議是可以驗人心之公矣時惟一二肆胸
臆之見者一則曰董韓諸人曠千古而始
定雖以俟後世可也一則曰瑄可為一時
之豪傑而不可謬稱理學之宗支當時言
官固即條斥其非矣嗣以給事中陳棐之
疏復 詔鄆陵祠祀焉恭惟我
皇上初元言者仍舉以請頃而拔茅彙及者紛
然矣閱歷歲時未聞疏舉夫 廟朝之議

非帝素所敢知而薛氏之學則故老之所
傳聞簡編之所誦習亦竊識其大槩矣彼
其方幼年而即慕性理之學焚詞賦而專
志濂洛之傳以居敬窮理為始基以復性
明倫為深造潛心誦讀寢食或忘理得心
融手舞足蹈至其發為緒論類皆心得格
言如論語命仁之理一神兩化之釋以顏
子之樂由於克己以聖人之學在於不自
私至于持敬慎微之箴悅心存誠之銘率

皆洞究大原有未易悉舉者其心身自得之學何如也至其教人則一洗詞章口耳之習而由灑掃應對以至於精義入神謂太極即吾仁義禮智之性六經四子一性字足以括之不知性之至不踐性之至非學也東方之教率循白鹿之規視學所至必先考其力行而後校其文藝至於立朝之節則相臣欲識面而不從要璫欲結懽而力拒懲姦伸法雖豪右必究而不畏

獄辨冤雖權貴屢觸而不挫縲紲待刑誦易不輟直沽絕食吟咏自如長揖抗手偉閣脫蹤視乎高位真孟子所謂大丈夫矣其立身行己之學何如也夫根諸心者體道之德也德不可以不崇見諸行者明道衛道之功也功不可以不報生乎百世之下奮乎百世之上不由師傳專心正學較諸宋元列祀諸臣殆未易後先者持俟後之議操不斷之心豈所以定天下萬世之

公哉載觀議者之言率謂著述之罕夫求
士於漢唐之世聖學蕪塞固當錄其釋經
之功至宋儒出而經傳明我成祖性理
諸書成則聖賢之旨燦如日星矣矧讀書
一錄固皆寫胸中之實而於古昔微詞奧
義發明豈細哉然則以著述見少者殆非
矣雖然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極重不可
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邇來異論爭鳴
奇談競出各標赤幟各立戶庭厭常喜新

之士翕然趨之識者方懼末流之莫挽也
若復以著述之罕苛責前修將無揚其瀾
而助其波耶故議孔庭之祀者惟考其躬
行實踐之功不必稽其枝葉華藻之習謂
非移風易俗之一大機哉草茅初學特因
明問所及而肆陳之若曰假衆言而私所
好愚雖污不為也謹對

中州校師生策問

五首

問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故

孔子曰事君以忠論文王者曰止於敬而易傳坤爻曰知光大也書載賡歌曰股肱良哉忠良智敬其道若是殊途耶後世有願為良而不為忠者其得聖人之旨否歟孔門曰致身曰成仁矣而或者又曰殺其身無益於君君子不為又曰有重於太山至于明哲保身之語聖賢又屢稱不置焉后世又有三品之說其可從歟夫道必先明所往斯可力行將有事

君之責者盍斟酌前言各陳爾志

問考功核實而誅賞行焉此百王通典也虞書敷奏明試三考黜陟幽明周官又六年王乃時巡明黜陟而周禮冢宰歲終受會聽王廢置三歲則大計之視虞書胡繁簡若是耶或謂歷七聖而課試之要未立或謂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

成然則聖人鼓舞俊乂將別有道耶后
世有歲竟丞相課殿最奏賞罰者有一
考即賞罰大行者有百司之長歲較其
屬功過者有令分三臧二否以聞者其
疎密得失何如也或謂未經四考不許
遷除或謂臧否之外無彊名之或謂厚
貌深情得以蒙姦果然歟夫庶政非賢
才莫舉功罪非考課曷明治理之要誠
無踰此矣諸士試舉先王之法后来之

弊折衷畫一之規用為當任者助毋曰
非誦習所及也

問睢陽大節照耀古今途之人能言之矣
讀其書未嘗不思一至其地而詢訪其
遺民也二三子又遺民之秀者二公顯
微志節學問討論料敵設奇殊蹟雅度
諒能得其真矣可得聞乎然當時議論
紛舛後嗣又訟抑叩闔何耶在廷之議
孰明其寃紀載之書孰得其要耶或惜

其不拔衆而東矣然則東可至耶或罪
賀蘭之不救矣又謂賀蘭以房琯之忌
畏叔冀之圖也然微是二者賀蘭果能
破賊成功耶擁強兵連封域者豈盡無
人耶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
固非英賢所計耶夫據紙奮詞談何易
矣設身處地能其萬一否乎今大節昭
明六王並祠協義否乎二三子考求往
論攄悉真知無忝二公之遺民可也

問設險以守國足食以養兵二者治之經
也許昌四野衍夷無山谿之險胡曹瞞
挾漢徙都左提右挈卒成攘奪之邪豈
得地形耶抑所乘者異也棗祗創屯許
之策時議紛紛及其成也歲入百萬軍
國饒裕魏實資之今蕪萊磽确穫不償
耕地利豈異耶毋亦人事非耶二三子
目矚身親各求其故毋徒曰古今不相
及也

問汴宋故都也畫圻建國肇自何時藝祖
開基胡為不變擇而取之耶抑勢有所
當因時有所當俟耶當時君臣志慮謀
畫經營亦有可指言者否歟景德之征
靖康之役議者類咎失策於都也然北
失燕雲西喪靈夏其控制居重果別有
所宜耶藝祖身經百戰歷覽遐圖識顧
出議者下哉將政宣之國是非都汴可
無也侵耶都毫都耿都殷者異汴幾何

將固國者別有圖也我

聖祖躬御六飛經旬駐蹕然建都之議終寢
宸謨睿斷可仰窺萬一否耶諸生生其地熟
其故必識其微矣為我抵掌明言以破
老生之常談可乎

家塾策問

三首

問自古帝王敷求治理莫不以修文講武
為首務粵稽方策虞夏殷周設教詰兵
之制昭然可睹也當時文事武備果何

如耶後世或臨雍講藝或冠帶擁於橋
門或按轡勞軍或躬於殿庭訓射亦代
有可觀不知當時文武之士乘時奮績
對揚王休者亦代有其人否耶洪惟我
國家二祖開基列聖績緒所以垂
訓臣民振飭戎士者後先一揆至我
世宗肅皇帝則禮樂明備于列聖有光矣欽
惟我

皇上臨御初元

躬幸太學進師生講解經義

光頌聖訓惓惓然以講求經術惇敘
彝倫以成化于今上齊唐虞三代之美
為勉焉昨秋復行大閱禮於都郊
躬肄諸將校騎射之高下以差賞罰復
頒聖訓孜孜然以詰戎講武訓練有
方以安內攘外茂建膚功為期焉天
語昭回星虹並曜固萬國臣民之忻逢
而快覩者爾諸生伏讀繹思亦嘗仰窺
宸衷之萬一否乎夫人才輩出內治畢

修戎務張皇邊關寧謐 聖心之所倚
注於當事者至勤且切也奮庸熙載以
酬 眷遇以稱 上心若之何而後可
其肆言之有司者將轉 聞焉

問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昔賢言
之矣我 國初俗尚淳朴今日異于初
其弊何自茲欲復于昔其道何先學校
之設遍天下求才之 詔時下 九天
而當事擇人每有乏才之嘆其失安在

茲欲得人舉職其務何要各肆陳之
問周漢以降語盛治者曰唐而三宗之主
太宗稱首今觀其致治之美庶幾成康
矣漸不克終竟有遼左之悔不知其始
之致治也何由其後之不終也何自各
極言之以觀治忽之原

醉言之心曠谷之人

之及也也 而向其終之不

與南不克也 接其盡之

太宗餘首今曠其及也

問固其以判其意也 若口

若海器入舉御其機 何

